

## 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不容忽視

OECD報告認為，2024年，全球經濟面臨一系列下行風險：首先，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成為不確定性關鍵來源。哈以衝突爆發之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如果衝突進一步加劇和擴大，將帶來更大風險，可能減緩增長並推高通脹。

一是油氣供應中斷導致油價大幅上漲。宏觀經濟模型評估顯示，油價每上漲10美元/桶，第一年全球通脹率就可能上升0.2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可能下降0.1個百分點，對產油國和石油進口國產生不同影響。二是貿易流動嚴重中斷釀成供應鏈瓶頸。中東地區有兩條主要航線，霍爾木茲海峽每日運輸大量石油和液化天然氣，蘇伊士運河日運量占全球商品貿易的12%至15%。三是金融市場風險資產突然撤出，推高債券利差，降低資產價格，並導致有風險的公司和投資者蒙受損失，衝擊經濟活動。

第二，全球貿易回升預期可能無法實現。貿易增長強度長期下降系由結構性因素驅動，預計2024和2025年溫和週期性上升可能弱於預期。發達經濟體投資復蘇弱於預期，或者貨幣環境收緊進一步增加貿易信貸成本，導致貿易增長放緩。與此同時，結構性力量亦可能加劇，對長期貿易增長構成風險。

尤其是貿易和投資政策日益內向，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可能加劇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許多經濟體進口強度的下降趨勢。貿易相對於GDP的下降可能會對潛在增長產生連鎖反應，削弱競爭、提高價格、阻礙生產率增長，並減少經濟體利用新技術改善增長前景的空間。對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這些成本可能特別沉重。

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克雷爾·隆巴爾代利指出，全球貿易疲軟導致世界經濟錯失增長機遇，特別是擴大服務貿易帶來的機遇。“我們必須重振全球貿易。全球價值鏈的韌性最好通過多樣化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保護主義和內向型政策。”

毫無疑問，貿易保護主義扭曲資源配置，損害消費者利益，不利於商品、服務、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不利於提高生產效率，不利於世界經濟發展。12月

1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戈皮納特在國際經濟學會第20屆大會上警告，疫情、戰爭和中美日益緊張的關係改變了全球經濟關係格局。去年全球各國共施加約3000項貿易限制措施，幾乎是2019年的三倍。世界經濟正處於“第二次冷戰”的邊緣。如果世界經濟分裂成以美歐、中俄兩大陣營，全球GDP可能將損失2.5%至7%。

第三，貨幣政策收緊的程度和可能產生的全面影響仍不確定。過去一年，多數經濟體的總體通脹迅速回落，但總的說來仍與目標有一定距離，而且能源價格下跌帶來的積極基數效應正在消退。核心通脹一直很棘手。與新冠疫情前的標準相比，服務通脹仍處於高位。高通脹持續，或者能源和食品價格再次飆升，可能會影響企業和家庭的通脹預期，使通脹回到目標水準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經合組織報告認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債務脆弱性也加劇了全球金融環境緊張帶來的風險。中國持續的結構性壓力也給全球增長預測帶來了另一個下行風險。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經濟也可能出現積極的供應衝擊，這將改善近期全球增長前景，同時也有助於抑制通脹。在2024年一些非歐佩克產油國供應前景更強的情況下，歐佩克+主要國家近期取消石油減產或導致油價大幅回落。這對當前需求放緩將起到減震器的作用，有助於提高石油進口國的實際收入，並為消費者價格通脹提供新的下行動力。

另一個關鍵不確定領域是發達經濟體新冠疫情以來積累的過剩儲蓄一旦釋放，可能為經濟意外增長提供空間，這將有利於全球經濟增長，但也意味著大宗商品價格將面臨更大上行壓力，抗通脹速度將低於預期。在通脹持續下降之前，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仍需保持緊縮的貨幣政策。📄



掃碼閱讀原文